

枪支如汉堡

一刻不能离 美国的枪支文化

阳光从地平线的那一端浩浩荡荡地铺洒而来，一所低矮而简陋的小屋在褐色的原野上显得触目惊心。炊烟，在有风的天空中孤独地飘散着，几棵无叶的枯树下溪水横流。

一个男人略斜了一下头，推门而出。他金黄的头发蓬乱而潦草，褪了色的工装裤已经在膝盖处磨出几处裂缝。

他将双足踩定在泥泞的土里之后，便挺直了腰背，昂首向辽阔的远方眺望，微微眯着眼睛中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眼神。

一支来福枪在早晨的阳光中闪亮，握在他的手中，横在他的胸前，给这个英武健壮的男人增添了一种野性的刚强和独立不羁的气概。

这是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是到新大陆来开拓生活的创业者。他和其他创业者们一样，靠着手中的一支枪，硬生生地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充满敌意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照片上的这个男人便是早期美国人最典型的形象。



朋友聚会带枪随行



和儿子玩带着枪

牧师左手拿圣经右手拿枪

枪 美国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十几代人的发展，今日的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最文明最有秩序的国家之一。当年到新大陆来拓荒的人们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和生活的威胁，留在了好莱坞的电影中，成为遥远的历史故事。

照片上的男人也早就改头换面、今非昔比了。恐怕，他已经是当代上班族中的雅痞士(Yap，年轻有抱负的专业人士)，或者成为在办公室中叱咤风云的泰痞士(Tuppies，快速冒尖的科技专业人士)。他蓬乱的头发必定梳理得光亮整齐，他破旧的工装裤被合身的西服所代替，领带的颜色也搭配得恰到好处；他的车中说不定装备了最先进的设备，包括由卫星导航的地图；他的住房也许坐落在非常高尚的社区，周围有高尔夫球场，绿草连绵、一望无际。

不过，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枪支。那杆握在手中、横在胸前的枪依然如故，几百年来根深蒂固、一成不变。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受过极好教育、职位很高、事业也很成功的美国高级管理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聊天。

美国人对中国人说，他正在寻找一个保险柜。

“找保险柜是装钱，还是装机密文件？”中国人问。

“用来放枪。”美国人回答。

美国人有两支枪，一支新的，一支旧的。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为了孩子的安全，他必须有一个保险柜存放枪。

根据一份统计，现今美国人所拥有的各类枪支数量总计2亿至2.5亿支，几乎人手一枪。在南方一些州，譬如在有1700万人口的得州，枪支的数量高达6800万支，平均每个人持有四支。

对手枪本身的研究和制作，从简单粗糙的来福枪到设计精巧、使用方便的现代手枪，花样不断翻新，林林总总，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纽约一个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过一套当代社会问题丛书，其中有一本《枪支控制论辩》。在前言中编者是这样描写一枪在手时的喜悦和满足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不仅拥有枪支，更是热爱枪支。枪支是娱乐中最有价值的源泉，是运动中最珍贵的器具，也是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最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对许多迷恋枪支的美国人而言，枪支是一种美，它有完美的零件和整体，完美的结构和功能，完美的声音和力量”，“人们谈论枪，交换枪，收藏枪，写枪，读枪，参加各式各样枪支的展览展销会。枪支不仅是人们的爱好，也是人们的社交”。

所以有人说，枪支之于美



枪手 在美国 容易被宽容

美国人的枪支情结，让很多人困惑；他们使用枪支的轻率程度，更让很多人惊异。澳大利亚枪支犯罪专家雷贝卡·彼得斯说过：在其他国家不可容忍的事情，可以得到美国社会的谅解。比方说，“在其他西方国家，对他人射击的想法是奇怪的，可是在美国，提起枪来对人射击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美国曾经发生过一桩轰动全国的意外事故。

事故发生在1992年的万圣节，事故的主角是日本来美的留学生付布吉宏。

付布吉宏刚来美国不久，第一次在他乡过万圣节。那天天空之后，他便兴高采烈地化了装，穿着奇异的服装，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跑到街上去狂欢。

他敲开一户美国人的家，探头探脑地装鬼脸。一张生面孔吓坏了草木皆兵的主妇，惊叫丈夫皮尔斯快拿枪来！皮尔斯立刻持枪喝令：“不许动(FREEZE)！”

可是付布吉宏对多变的英语还不熟练，并不明白主人在说些什么，继续发疯似地挑逗这个美国人。既然这是一个鬼节，大家都在胡闹，不需要理性，留学生自然以为主人的请求是个玩笑之一。

主人说来说去，见说不通，便火大了。于是，他对着付布吉宏就是一枪。付布吉宏应声倒地，当即气绝身亡。

半年后，竟然按照路易斯安那州法律，户主对不速之客有权使用致命暴力的规定，裁决开枪的美国户主无罪。

由此可见，美国人不仅热爱枪支，而且对于使用枪支的人予以宽容。

原则 先开枪 再问你是谁

2005年3月4日早上，遭伊拉克匪徒绑架一个月的意大利女记者朱丽亚娜·斯格雷纳获得释放，与三名救助自己脱离苦海的特工准备一起回家，在前往巴格达机场途中，他们的汽车快要靠近一个英美联军军事检查站的时候，突然一个美军士兵举枪向他们扫射过来，子弹打到了发动机上。为了保护斯格雷纳安全，其中一名特工尼卡拉·卡里帕利立即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她的身体。子弹再次飞来，他当场丧生，斯格雷纳肩部还是受了重伤，另两名特工也受了轻伤。斯格雷纳没有被凶狠的绑匪伤害，反而挨了美国盟军的枪子儿，引起世界震惊！

类似事件不是首次发生。2003年9月18日，意大利驻伊拉克的外交官皮耶罗·科尔多内所乘的汽车遭到驻伊美军的袭击，科尔多内的翻译当场中弹身亡，所幸的是科尔多内本人没有受伤。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期间的美军也有这样的理念。在越南战场上，因为无法从服装上区分越南平民和越南军人，美军就采取一种叫做“考察兵龄男子”的方法，即是说，遇到疑为越南军人者时，首先向这名男子周围射击，如果该名男子逃跑，那么就会打死他；如果他不跑，那么说明是“良民”。美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军承认这一点，他曾回忆：“假如直升飞机发现一个穿黑衣裤的农民，远远看上去有些可疑，那可能就是个‘兵龄男子’。这时飞行员会做盘旋飞行，并向他身前射击。他要是一动，其动作即被认为是是有敌意的证据。下一个点射便不再是朝他身前打，而是向他身上打了。”

这就是美国人的枪支文化理念之一——先开枪再问你是谁！

快报记者 潘文军 整理

全美步枪协会能够影响大选

全美步枪协会被公认为是美国社会中最为强大的单一利益集团。它具有数量庞大的会员，组织严密，凝聚力强，具有枪支管制组织所难以企及的游说资源，对于国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历次国会枪支立法的过程中，全美步枪协会都扮演了核心角色。近年来，尽管支持枪支管制的阵营力量在不断壮大，但还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抗衡以全美步枪协会为首的反对力量。

两党意见相左 枪支管理复杂

事实上，关于枪支管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要求和反对枪支管制的两大阵营所界定的。在管枪还是管人的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全美步枪协会看来，民众持有武器的权利不得随意剥夺，反对任何形式的枪支管制，而主张严惩使用枪支犯罪的罪犯。他们认为拥有枪支是用以自卫，枪支和犯罪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应当加强对于人们的教育，而不是通过管制枪支来解决问题。

20世纪前半期，枪支问题并不突出，两党的分歧也不明显。当时，大致的规律是南方各州保守的民主党人和多数共和党人站在一起，反对枪支管制；而温和的共和党人则时常会站在民主党人一边，采取支持的立场。然而，自国会通过《1968年枪支管制法案》起，枪支问题逐渐成为极具争议的问题。两党在枪支管制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立场的差异趋于两极化。这从1968年以来两党的竞选纲领可以体现出来：共和党竞选纲领连贯地支持民众持有和拥有枪支的权利，而民主党竞选纲领则鲜明地支持枪支管制。

能否赢得大选 仰仗步枪协会

前任的布什总统是全美步枪协会长期以来的盟友。在任职得克萨斯州长期间，布什就签署法律，使携带可隐藏武器合法化，并使起诉枪支制造商变得更为困难。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布什和共和党获得了全美步枪协会的大力支持。该协会捐助的160万美元中，有92%给了共和党。

在2001年3月连续出现校园枪杀案后，布什认为防范学校暴力的最好手段是教导孩子们分辨好坏，却绝口不理会枪支管制组织通过新的立法来强化枪支管制的要求。事实上，布什和许多国会议员争辩说，对付枪支暴力犯罪的方法不是通过更多的法律，而是更为严格地执行已有的法律。克林顿第二任内，尽管有总统的大力推进，但面对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最终还是陷入了僵局。而当白宫由共和党总统执掌，国会中民主党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想在联邦一级取得任何大的突破，可能性很小。

10多年来，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将取消攻击性枪支禁令作为其首要目标，并因此极力阻挠任何支持禁枪的国会和总统候选人当选。有人说，全美步枪协会有决心、有能力对每一位支持禁枪的政客穷追不舍，直到扼杀其政治前程。这个组织在2000年大选中支持布什，2004年大选前它还放出话说，它一直到禁枪令到期以后才决定支持哪位候选人。这无异于警告布什不要轻举妄动。

快报记者 潘文军 整理